

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第十九

夫嘔家有癰膿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趙以德曰上卷肺癰證必先歟而久久吐膿如米粥桔梗湯主之而此不言癰之所在知其非肺癰可知經曰熱聚於胃口而不行胃脘為壅胃脘屬陽明經陽明氣逆則嘔故膿不自歟出從嘔而出膿亦不似肺癰之如米粥者也出胃脘從經化而聚結若如結痰蛤肉者謂不可治不必治其嘔嘔自膿之痰薰蒸穀氣故膿若膿出則嘔自愈夫癰之在胃脘上口者則然若過半中在肺之下者膿則不從嘔出而從大便出矣

徐忠可曰嘔家之因不同客寒傷胃或痰壅氣逆氣有餘即是火故內經曰諸嘔吐酸皆屬於熱故行痰降逆清火溫中皆可若有癰膿則營分熱而非氣分熱矣因而亦嘔此毒盛也以治嘔法治之行痰降逆固為無益而積熱成毒尚堪溫熱乎故曰不可治嘔然即不治嘔不因氣由於營分熱毒則膿盡而邪衰邪衰而嘔止故曰膿盡自愈

考槃按

此以癰膿之嘔擬開以起下文諸嘔也○傷寒論原文復見十三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纂

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第十九

夫嘔家有癰膿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趙以德曰上卷肺癰證必先歟而久久吐膿如米粥桔梗湯主之而此不言癰之所在知其非肺癰可知經曰熱聚於胃口而不行胃脘為壅胃脘屬陽明經陽明氣逆則嘔故膿不自歟出從嘔而出膿亦不似肺癰之如米粥者也出胃脘從經化而聚結若如結痰蛤肉者謂不可治不必治其嘔嘔自膿之痰薰蒸穀氣故膿若膿出則嘔自愈夫癰之在胃脘上口者則然若過半中在肺之下者膿則不從嘔出而從大便出矣

徐忠可曰嘔家之因不同客寒傷胃或痰壅氣逆氣有餘即是火故內經曰諸嘔吐酸皆屬於熱故行痰降逆清火溫中皆可若有癰膿則營分熱而非氣分熱矣因而亦嘔此毒盛也以治嘔法治之行痰降逆固為無益而積熱成毒尚堪溫熱乎故曰不可治嘔然即不治嘔不因氣由於營分熱毒則膿盡而邪衰邪衰而嘔止故曰膿盡自愈

考槃按

此以癰膿之嘔擬開以起下文諸嘔也○傷寒論原文復見十三

先嘔却渴者此為欲解先渴却嘔者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嘔家本渴今反不渴者以心下有支飲故也此屬支飲

徐忠可曰此言嘔渴必相因故可於先後辨其水於反不渴知其飲示人知嘔中有辨飲之法也謂先嘔者內有惡涎也涎盡而渴病氣已解若先渴則必多飲飲多即同惡涎因而嘔知水停心下乃驟至之病未必任偏僻處矣故但曰此屬飲家然多嘔則必傷津故渴為嘔家必然之理今反不渴若非心下原有偏着之飲氣潤其燥火則渴何能免但飲果在中之孔道豈有不與嘔俱出則知此飲偏旁而不在孔道矣故曰此屬支飲

魏念庭曰先嘔而後渴者此為欲解是作嘔之邪已盡隨嘔而出津傷作渴故知其嘔為欲解也嘔雖無物而必有痰涎隨嘔聲湧出氣與津兩越於上而邪可已矣故邪去津亡而渴作焉若夫先渴却嘔者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之嘔也何也嘔家本不渴今反先渴飲水入而反嘔知不渴之故有支飲存於心下也所以先渴者亦支飲格阻正津不能上潤喉舌遂先渴也渴非真渴故飲入即嘔嘔屬於飲故飲家變為嘔家明其屬支飲治飲而嘔可止矣

尤在涇曰嘔家必有停痰宿水先嘔却渴者痰水已去而胃陽將復也故曰此為欲解先渴却嘔者因熱飲水過多熱雖解而飲旋積也此嘔因積飲所致故曰此

屬飲家嘔家本渴水從嘔去故也今反不渴者以宿有支飲在心下愈動而愈出也故曰此屬支飲

陳脩園曰此以嘔後作渴為欲解先渴後嘔為停飲嘔而不渴為支飲也

考槃按

此節原文微同痰飲覆叙於此者為嘔病發論也餘義詳痰飲

問曰病人脈數數為熱當消穀引飲而反吐者何也師曰以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

脈乃數數為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也

考槃按引飲一作引食傷寒論載此條故也作故吐也無問曰何也師曰六字

傷寒論原文復見十四

脈弦者虛也胃氣無餘朝食暮吐變為胃反寒在於上醫反下之令脈反弦故名曰虛

趙以德曰凡脈以候病陽盛則數陰盛則遲今言陽微而脈數數而復胃中冷其

理安在蓋脈病不可以概論也此數有藥之遺熱所客胃中冷由陽不足而致何

也中焦者陰陽之界汗劑必用辛溫發表不當汗而汗損其中腕陽分致令陽微

膈氣虛藥之遺熱從陰分而變遂成數脈古云客熱非陽盛也雖有客熱胃中之

陽氣不足故曰胃中虛冷也醫反以寒劑瀉之復損陰分之陽故脈變弦上下之

陽俱不足雖當日暮行陰之時陽亦不入於陰而糟粕不輸於大小腸從口入者唯

有從口出而已故曰胃氣無餘言胃中之陽氣所存無幾所以反胃而朝食暮吐也

徐忠可曰此論嘔吐之脈從誤汗來則初脈或見數誤下則反弦也謂數脈不外



君相二火所以寸數咽喉口舌生瘡或吐紅欬嗽肺癰兩關數則胃火或肝火也數則陰虛或相火故曰數為熱當消穀引飲而反吐為疑以數脈必主於熱也不知虛亦能使脈數况見吐證吐為一時隔病而脈數則非君相二火明甚因推其致病之由曰以發其汗汗則傷陽而陽氣微人身唯真陽氣足如太陽中天令人溫和調適陽虛則燥火乘之故曰膈氣虛脈乃數數既非本然之陽和則為客熱客熱則病胃何能助胃消穀名曰熱其實無陽不能運之使下故曰胃中虛冷故也若脈更見弦是胃中之陽氣不充而結故曰胃氣無餘無餘者胃氣無餘力勝穀氣也因而朝食暮吐見胃未嘗不受穀受不能消則變為胃反其原由寒在上焦本當溫胃助其消導又誤下之則陽之微者反見弦狀所謂弦則衛氣結故曰虛也魏念庭曰此言胃中虛冷由於誤發汗亡陽胃津傷而胃陽已散也周身營衛全賴胃陽營衛有傷而胃氣亦虧内外表裏豈有不相流通乎其本虛冷其標之熱則非實熱而為客熱客熱者虛假浮游之熱也豈能消腐水穀哉水穀既不能腐化於是停蓄凝滯朝食暮吐久久胃氣上逆有食即吐胃氣不下行而反上衝習以為性胃乃反其常矣名之曰胃反可也診之脈必弦弦者緊也緊為寒正胃陽虛氣冷之驗也且弦者木象胃脈之所最忌見此木勝侮土由於土虛邪乘則又不止於悞汗而復經悞下可知矣庸醫不知客熱之理以不能消穀胃虛者為實

熱之胃實下之而先之數脈之客熱必為沉緊之實寒實寒在胃胃陽益不足矣名之曰虛誠哉虛也

唐容川曰脈數為熱若熱在胃則當消穀引飲而不吐也反吐者非胃中有熱乃客熱也因過發其汗令太陽之氣傷而微弱不能充達於膈膈與心包相連太陽之氣不充達於膈則膈氣虛凡人之脈皆應心包而動膈虛連及心包致脈不靖而數故曰數為客熱以胃為主則膈為客也客熱在膈中不在胃中胃中仍虛冷故脈數而仍不能消穀也此即五瀉心湯及連理丸之治又即仲景所謂胃中空虛客氣動膈之謂膈與胃近人不辨是以此證此脈多不能明此是言客熱為上段其下段又是言虛寒分為兩段各不相蒙連接解之便不可通下節云脈弦者下焦虛寒也乃反胃之的候而所以致此反胃脈弦者何故蓋寒本在上而醫反下之以致肝經下焦之陽亦虛不能化穀故胃反令脈亦弦是肝下焦之虛寒不僅胃冷而已也按此兩段雖皆論胃而一是兼膈言一是兼肝言當分別之

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無氣無氣則營虛營虛則血不足血不足則胸中冷

必是錯簡考案按言微遺疑其為簡脫可知

吳謙曰此條文義不

趙以德曰此段推原胃中虛冷之故故於寸口脈證之謂寸口主上焦微則胸中少元陽之氣營氣隨衛氣者也血即營之成流者也無氣以引滿其營氣而營虛

虛則血少不能如平人之充盛而不足矣。雖陰火炎而見數象。胸中之營衛實虛。元陽大虧焉。得不冷。

尤在涇曰：此因數為容熱而推言脈微而數者為無氣而非有熱也。氣者營之氣。故無氣則營虛。營者血之源。故營虛則血不足。營衛俱虛則胸中之積而為正氣者少矣。故胸中冷。合上二條言之。容熱固非真熱。不可以寒治之。胸中冷亦非真冷。不可以熱治之。是皆當以溫養真氣為主。真氣沖和純和之氣。此氣浮則生熱。沉則生冷。溫之則浮。熯自收。養之則虛冷自化。若熱以寒治。寒以熱治。則真氣愈虛。寒熱內賊。而其病益甚矣。

唐容川曰：此以脈微為主。而兼見脈數。故為真寒假熱。蓋氣化津液。微則陽氣微。而氣乏。氣乏則津液不足。內經云：水入於經。其血乃成。是言津液上交於心。即化為血。此云無氣則營虛者。即謂津液不能化血也。故曰營虛則血不足。血者心火之化。血足則火旺。血不足則胸中冷。指心包絡血不溫通而言。致嘔之由。亦多有此。若脫去嘔字。又於營衛生化之理。不能透徹。則浮淺矣。

跌陽脈浮而濇。浮則為虛。濇則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脈緊而濇。其病難治。

趙以德曰：跌陽者胃脈之所過。故候胃脈必於是焉。脾與胃以膜相連。皆屬於土。

土有陰陽胃為陽土脾為陰土陽主氣主動陰主血主靜今謂脾傷不磨何哉此陰陽互為體用之義也蓋陽參於陰則陰能動而不為凝結陰參於陽則陽能固而不為飛揚斯脾動則脈不濇胃固則脈不浮若浮則胃家虛而穀不能磨熱濇則脾血傷而穀不得消磨所以在朝當陽時食入者至暮行陰時反出在暮當陰時食入者至陽時亦出以其兩虛不能參合莫得轉輸於大小腸也河間謂跌陽脈緊內燥盛而瀝氣衰故為難治可見浮脈病成必變緊脈也況緊而見濇其血已亡乎上腕亡血膈間乾濇食不得入下腕亡血必并大小腸皆枯食不得下故難治也徐忠可曰吐乃胃家病脾氣通於胃跌陽者脾胃脈也故復以跌陽診之謂跌陽脈浮而且濇土主中州不沉不浮今太浮則知其虛矣蓋虛則脾胃氣不交而脾陰傷傷不能固結其氣故脈浮濇正既虛則失醞釀之本故不磨因而朝暮之間不能容穀宿而不化此胃反之由然其脈不緊則胃氣尚能勝邪若又加緊而濇緊為寒邪濇為液竭正不勝邪故曰難治

唐容川曰濇為陰傷液竭而濇陰液二字徐註頗確惜未發明且注緊字亦未顯蓋飲食入胃胃為陽土主燥以化水脾為陰土主潤以化食脈濇則陰液虛不能濡化其穀西醫謂有甜肉汁入胃化穀亦即此理今之膈食病莫如羊屎者皆是陰液虛故也然往往治愈則以脾陰虛而胃陽不虛治陰而不慮損陽是以可愈

若緊而瀉緊則為寒寒傷胃陽脾陰虛而胃陽亦虛補陽則傷陰滋陰則損陽故
為難治

尤在涇曰此因胃氣無餘變為胃反而推言其病之并在於脾也夫胃為陽脾為
陰浮則為虛者胃之陽虛也瀉則傷脾者脾之陰傷也穀入於胃而運於脾脾傷
則不能磨脾不磨則穀不化而朝食者暮當下暮食者朝當下若穀不化則不得
下不得下必反而吐出也夫脾胃土也土德本緩而脈反緊則肝有餘土氣求和
而脈反瀉則血不足藏真不足而賊邪有餘故曰難治
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

趙以德曰欲吐以其邪在陽也若下不惟逆其治陽又反傷其無過之陰豈獨反
胃而已其為害可勝言哉

徐忠可曰治病之法貴因勢利導故內經曰在上者越之在下者竭之今病欲上
吐不可強之使下凡病皆然故曰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是概言非止反胃而反
胃在其中

魏念庭曰病人欲吐者氣逆上衝也有可吐者邪在上則越之可也如不可吐者
則順氣止逆治之使勿吐可也斷不可悞為攻下逆其性而折之使邪愈深入而
難於調順也此悞下之戒於嘔吐門中首宜知忌者也

尤在涇曰病人欲吐者邪在上而氣方逆若遽下之病氣必與藥氣相爭而正乃蒙其禍矣否則裏虛邪入病氣轉深或痞或下利未可知也故曰不可下之金鑑曰病人欲吐上越之勢方盛故不可下之若病人吐後其勢衰矣因其衰而濟之故已吐有可下之法也

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愈

趙以德曰噦者無物有聲之謂也腹滿為實實則氣上逆而作噦故必視其前後何部不利而利之則滿去而噦自止矣

魏念庭曰胃氣上逆冲而為噦治法當視其前後審大小便調不調也前部不利者水邪之逆也當利其小便而噦愈後部不利者熱邪實也當利其大便而噦愈黃坤載曰陽明濁氣上逆則生嘔噦噦而腹滿者太陰之清氣不升陽明之濁氣不降也前後二陰必有不利之部前部不利利其水道後部不利利其穀道前後竅通濁氣下降則滿消而噦止矣

考槃按素問標本病傳論曰小大不利治其標小大利治其本先小大不利而後考槃按素問標本病傳論曰小大不利治其標小大利治其本先小大不利而後

嘔而胸滿者茱萸湯主之

徐忠可曰胸乃陽位嘔為陰邪使胸之陽氣足以禦之則未必嘔嘔亦胸中無恙

也乃嘔而胸滿是有邪來虛襲胸不但胃不和矣虛邪屬陰故以茱萸之苦溫善驅濁陰者為君人參補虛為佐而以薑棗宣發上焦之正氣也

魏念庭曰嘔家多熱而胸滿之嘔非熱也熱氣必散而寒氣斯凝故見胸滿而嘔知非熱嘔而為寒嘔必矣主之以茱萸湯以吳茱萸之辛溫為君佐以人參薑棗理脾益氣滿消而嘔自止寒散而滿自消矣

茱萸湯方

吳茱萸

味辛溫

人參

三兩

生薑

六兩

大棗

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林禮豐曰嘔而胸滿者陰邪佔居陽位也故重用吳茱萸生薑之大辛大溫以通胸中之陽以破陰霾之氣佐以人參大棗之一陰一陽以建脾胃之氣以鎮逆上之陰使陽光普照而陰翳自消有何乾嘔胸滿吐涎沫之患哉

費晉卿曰吳茱萸辛烈善降得薑之溫通用以破除陰氣有餘矣又恐辛燥太過耗氣劫陰故用參棗之甘緩以濟之又能補土扶陽使濁陰不得上干清道治法更為周到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茱萸湯主之

徐忠可曰乾嘔者有聲無物也物雖無而吐涎沫仲景曰上焦有寒其口多涎上



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

焦既有寒。寒為陰邪。格陽在上。故頭痛。此胸滿而嘔。似有在上在下不同。然邪必乘虛。故亦用茱萸湯。兼溫補以驅濁陰。謂嘔有不同。寒則一也。

李文曰。太陰少陰經從足至胸。俱不上頭。二經並無頭痛證。厥陰經上出額。循督脈會於巔。故乾嘔吐涎沫者。裏寒也。頭痛者。寒氣從厥陰經脈上攻也。不用桂附。用吳茱萸者。以其入厥陰經故耳。餘皆溫補散寒之藥。

黃坤載曰。胃氣上逆。濁氣翻騰。則生乾嘔。肺氣鬱阻。津液凝滯。則生涎沫。濁氣升填。頭上壅塞。則苦頭痛。肺胃上逆。根緣中下之虛寒。宜吳茱萸湯溫補中皖而降逆氣也。

考槃按。肝寒上逆。是以嘔沫頭痛。吳茱萸入肝通陽。溫胃散寒。直折衝逆之陰。所以主之。○傷寒論原文。復見十六。

嘔而腸鳴。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主之。

趙以德曰。陰陽不分。塞而不通。留結心下為痞。於是胃中空虛。客氣上逆為嘔。下走則為腸鳴。故用是湯分陰陽。水升火降。而留者去。虛者實。成無已註是方連芩之苦寒入心。以降陽而升陰也。半夏乾薑之辛熱。以走氣而分陰行陽也。甘草參棗之甘溫。補中而交陰陽通上下也。

徐忠可曰。嘔本屬熱。然而腸鳴則下寒而虛痞者。陰邪搏飲結於心下。即傷寒論所謂胃中不和。腹中雷鳴也。故主半夏瀉心湯。用參甘草以補中。乾薑以溫胃。

泄滿。半夏以開痰飲。而以芩連清熱。且苦寒亦能泄滿也。

程雲來曰。嘔而腸鳴。心下痞者。此邪熱乘虛而客於心下。故以芩連泄熱除痞。薑夏散逆止嘔。內經曰。脾胃虛則腸鳴。又曰。中氣不足。腸為之苦鳴。人參甘棗用以補中而和腸胃也。

尤在涇曰。邪氣乘虛陷入心下。中氣則痞。中氣既痞。升降失常。於是陽獨上逆而嘔。陰獨下走而腸鳴。是雖三焦俱病。而中氣為上下之樞。故不必治其上下。而但治其中。黃連黃芩。苦以降陽。半夏乾薑。辛以升陰。陰升陽降。痞將自解。人參甘草。則補養中氣。以為交陰陽通上下之用也。

金鑑曰。嘔而腸鳴。腸虛而寒也。嘔而心下痞。胃實而熱也。並見之。乃下寒上熱。腸虛胃實之病也。故主以半夏瀉心湯。用參草大棗以補中氣。半夏以降客逆。而乾薑以勝中寒。芩連以瀉結熱也。

黃坤載曰。寒邪衝激。則腸中雷鳴。膽胃升鬱。則心下痞硬。心痞則火無降路。必生上熱。黃芩黃連。清火而泄熱。薑甘參棗。溫中而補土。半夏降逆而止嘔也。

唐容川曰。心下痞。是指膈間言。蓋心包絡連肺系。循膈下。為一層白膜。至胸骨盡處。則為膈。由膈而下。為油網。以達心火於小腸。此心與小腸相表裏之路徑也。凡人飲水入胃。走膜膈下油網。以至膀胱。絕不從小腸中行也。今若心下膈間火不

達於小腸。水不走入膀胱。水火糾結。則為心下痞。上逆犯胃。則為嘔。下溢犯小腸。則為腸鳴。皆水火糾結所致。故用薑半以破水。苓連以制火。參棗甘草保胃實腸。使水火不犯腸胃。各循其消導之路。則愈。必如是解。而後仲景所論痞滿隨處皆能會通矣。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半升

黃芩三兩

黃連一兩

乾薑三兩

人參三兩

甘草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陳古愚曰。嘔而腸鳴。並無下利。心下痞。不因誤下。何以上下之阻隔。若是。蓋因飲停心下。上逆為嘔。下干為腸鳴。飲不除。則痞不消。欲蠲飲。必資中氣。方中參棗草以培中氣。藉半夏之降逆。佐苓連以消痞。復得乾薑之溫散。使痞者通。逆者降矣。妙在去滓再煎。取其輕清上浮。以成化痞降逆之用耳。

乾嘔而利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程雲來曰。中焦不和。則氣逆於上而作嘔。迫於下而為利。故用半夏生薑入上焦而止嘔。甘草大棗入中焦而和脾。黃芩芍藥入下焦而止利。如是則正氣安而邪氣去。三焦和而嘔利止矣。

魏念庭曰。乾嘔而利者。邪在中而不在上下也。嘔為熱逆之嘔。利為挾熱之利。審

諦已明主之以黃芩加半夏生薑湯可也。半夏半升。用辛苦以開之降之而不傷於寒。黃芩芍藥一收一降。而邪熱之在中必由小腸而膀胱隨小便以去。甘薑大棗益胃補中。乃治中有實熱作上嘔下利之善計也。

尤在涇曰。此傷寒熱邪入裏作利。而復上行為嘔者之法。而雜病肝胃之火上衝下注者。亦復有之。半夏生薑散逆於上。黃芩芍藥除熱於裏。上下俱病。中氣必因甘草大棗合芍藥生薑以安中而正氣也。

金鑑曰。乾嘔者胃氣逆也。若下利清穀。乃腸中寒也。今下利濁粘。是腸中熱也。故用黃芩湯以治其利。合半夏生薑湯以治乾嘔也。

黃坤載曰。乾嘔而利者。甲木之賊戊土。胃氣鬱遏不能容納水穀。故下為瀉利。而上為乾嘔。甘草大棗補中氣而益脾精。黃芩芍藥清甲木而泄相火。半夏生薑降胃逆而止嘔吐也。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方

黃芩_{兩三} 芍藥_{兩一} 甘草_{兩二} 大棗_{枚十二} 半夏_{升半} 生薑_{兩三}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陳靈石曰。太陽主開。少陽主樞。乾嘔者少陽之邪。欲從太陽之開而外出也。下利者太陽之邪。不能從樞外出。而反從樞內陷也。用黃芩加半夏生薑湯者。轉少陽

之樞達太陽之氣交上下清裏熱而薑夏又能止嘔降逆也此即小柴胡湯去柴胡人參加芍藥去之者恐其助飲而增嘔加之者取其和胃而降逆使聖之方鬼神莫測也

諸嘔吐穀不得下者小半夏湯主之

方見疾飲

趙以德曰嘔吐穀不得下者有寒有熱不可概論也食入即吐熱也朝食暮吐寒也此則非寒非熱由中焦停飲氣結而逆故用小半夏湯

徐忠可曰嘔固屬火然使胃中無痰則食可稍進至穀不得下非痰礙之而何痰必由於氣逆故以小半夏湯降逆開痰

沈明宗曰此痰飲多而致嘔之方也外邪內入而嘔必自飲食稍進此痰飲多而外邪少拒格胸胃之間氣逆而穀不得入故用生薑散邪半夏以消痰飲而止嘔逆魏念庭曰諸嘔吐有穀不得下者寒氣格塞於上而胃氣虛冷於中也主之以小半夏湯半夏生薑全用辛溫治虛冷上逆之善方也

尤在涇曰嘔吐穀不得下者胃中有飲隨氣上逆而阻其穀入之路也故以半夏消飲生薑降逆飲消穀斯下矣

陳靈石曰胃主納穀穀不得下者胃氣虛寒也嘔吐者飲隨寒氣上逆也胃虛飲逆非溫不能散其寒非辛不能降其逆用半夏滌飲降逆生薑溫中散寒使胃氣

溫和而嘔吐自平。

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解。急與之。思水者。猪苓散主之。

徐忠可曰。病在膈上。大約邪熱搏飲。至於思水。則飲邪去。故曰解。急與之。恐燥邪不堪也。然元陽未復。正須防停飲再發。故以猪苓去水為君。苓朮以培其正氣也。程雲來曰。上章言先嘔却渴。此為欲解。今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解。亦與上證不殊。故急與之以和胃。然思水之人。又有得水而貪飲。則胃中熱少。不能消水。更與人作病。故思水者。用猪苓散以散水飲。

魏念庭曰。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欲解之徵也。即論中所言先嘔後渴。此為欲解之義也。急與之。嘔吐後傷津液。水入而津液可復也。若夫未曾嘔吐。即思水者。即論中所言先渴却嘔之證也。是為水停心下。宿有支飲。阻其正津。而作渴。渴而多飲。則舊飲未去。新飲復生。應治其支飲而渴方愈也。主以猪苓散利水補土。以治溼邪者治渴。而即以治上逆之嘔吐而已。按唐容川曰。從一後字悟出。思水者是先思水。魏註真能玩味原文者也。仲景書皆當如此讀。

猪苓散方

猪苓

茯苓

白朮

各等分

右三味。杵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考槃按

中胃虛寒。飲停心下。阻格正津。作渴不止。則飲不休。故以猪苓散利水為君。而以苓朮化氣助胃為臣使也。